

诗史互证说六朝

张承宗 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诗史互证说六朝

张承宗 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史互证说六朝 / 张承宗著. —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8

ISBN 978-7-100-15775-9

I. ①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研究—中国—六朝时代 IV. ①I207.227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17554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诗史互证说六朝

张承宗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775-9

2018年4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13 1/4

定价: 48.00 元

目 录

唐诗中的曹操形象

——读《丹青引》、《邺城引》及《铜雀台》诗 // 1

诸葛二题 // 18

天下打拼说孙权 // 29

唐诗咏史说孙吴 // 37

陆机二十作《文赋》 // 56

再赋《三都》谈何易 // 61

唐人登岷山诗 // 67

唐人咏王濬诗 // 74

石崇金谷园与家妓绿珠 // 86

阅史读诗说陶侃 // 94

唐诗咏史说金陵 // 100

唐诗咏史说建业 // 130

咏史说建业 沧桑怀六朝 // 152

2 诗史互证说六朝

唐诗咏史说建康 // 158

唐诗咏史说江宁 // 166

吕温咏六朝诗 // 173

李商隐咏北齐及南朝诗 // 181

胡曾咏六朝诗疏证 // 194

徐夔咏三国两晋南朝诗疏证 // 216

周昙咏三国两晋六朝诗疏证 // 232

孙元晏咏六朝诗史事钩沉 // 271

唐诗中的“凤凰台” // 324

唐宋诗词中的黄鹤楼及鹦鹉洲 // 333

《桃花源记》对唐诗的影响 // 359

《襄阳乐》与唐诗 // 370

《莫愁乐》与唐诗 // 375

唐人咏苏小小及真娘诗 // 380

唐人咏重阳节风俗诗 // 388

李杜二题 // 399

后记 // 417

校后补记 // 420

唐诗中的曹操形象

——读《丹青引》、《邺城引》及《铜雀台》诗

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，人们常把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与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并称为“南唐北王”。其实唐长孺先生是苏州吴江平望人，王仲荦先生是浙江余姚人。他们的家乡相距不远。唐长孺早年治学，受金松岑、吕思勉的影响。王仲荦是章太炎的弟子，其挚友朱季海与他同出太炎先生门下，长期隐居于苏州，著有《南齐书校议》等书，二人生前诗词唱和不断。

金松岑故居在苏州濂溪坊，就在今姑苏区干将东路与凤凰街的交界处。近年来城市拆迁之风盛行，拓宽干将路，把金松岑的故居拆掉了，在路中的小河边，面向北立了一个很不起眼的矮屋模样的碑。碑的斜面上方，从右至左，横刻“金松岑先生故居遗址”九个大字；下方竖分二十行，每行八字，镌刻《金松岑先生故居遗址碑记》，钱仲联撰：“先生名天羽，又名天翮，字鹤望，号松岑（一八七四至一九四七），江苏吴江人。甲午战败，痛清廷不足以图存，创雪耻会，入兴中会。邹容入狱，力图营救。兴学校，开新式教育之先河。民国后历任吴江教育局长、江南水利局长、光华大学教授。与章太炎、李根源等办国学会。长期寓苏，诗文号大家。刊

《孤根集》、《天放楼文言》、《红鹤词》行世。故居在濂溪坊，已废。今拓路者立碑为记。”

吕思勉是常州武进人，从1925年起任上海沪江大学、光华大学教授。唐长孺1940年任光华大学讲师，当时的历史系主任就是吕思勉。章太炎晚年在苏州讲学，故居还保存完好，在今苏州姑苏区体育场路与锦帆路的交界处。

我的业师祁龙威先生，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物理系。课余常到金松岑先生家请教，研习国学；并与太炎弟子王仲荦、朱季海交游，切磋学问。他们继承先贤之爱国情操，发扬光大。国学之学术功底，则可追溯到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影响，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宗旨。

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仲荦的学术著作《曹操》。1959年郭沫若替曹操翻案，史学界纷纷响应，文章很多，后来汇编成《曹操论集》。在这种风气下，19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打算再版此书，嘱王仲荦先生加以修订。在1960年写的《续后记》中，王仲荦先生写道：“替曹操翻案，是有必要的，因为这是使历史真面目还原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拥护这一新说法，而把曹操那种残酷的性格完全抹掉，如果把曹操从属的那个生活烙印抹掉，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因此，本书描述曹操封建专制残酷性格的一些部分，再版时仍旧把它保存了下来，是不是对，还请同志们批评。”^① 仲荦先生的话，说得很谦虚，但坚持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，却是一以贯之。

① 王仲荦：《曹操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初版，1960年修订，“由于种种原因，该书未能再版”。仲荦先生的修订本，在他1986年6月4日逝世后，由夫人郑宜秀编入王仲荦：《嵎华山馆丛稿续编》，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81—285页。《续后记》的全文，就在第285页。

受王仲荦先生的启发，我在读唐诗的过程中，留意到唐代诗人对曹操的多处评价。本文拟写出来的还不是全部，仅仅是一部分，作为对仲荦先生意见的补充，同时还涉及杜甫对唐代画家韩干的评价。对于曹操营建魏都邺城，及其在铜雀台的文化活动、奢靡生活与残酷性格，也都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评判。

一、读杜甫《丹青引》

当代著名史家王仲荦先生在《曹操》一书第五章第二节“结语”中说：“曹操这一历史人物，在宋以前，对他非议的还不多，甚至如唐太宗还作文祭他，唐玄宗自称阿瞞（曹操的小名），杜甫的《丹青引》中有‘将军魏武之子孙，于今为庶为清门，英雄割据虽已矣，文采风流今尚存’之句，可见对曹操也还没有微辞。”^①

翻检《全唐诗》卷二二〇，杜甫此诗标题为《丹青引赠曹将军霸》^②，在流传过程中，诗的词句略有异同，现抄录于下：

将军魏武之子孙，于今为庶为清门。

英雄割据虽已矣，文采风流今尚存。

学书初学卫夫人^③，但恨无过王右军^④。

① 王仲荦：《嵎华山馆丛稿续编》，第276—277页。

② 按：此诗标题，据原刊本《杜少陵集详注》卷一三，为《丹青引》，题下自注：“赠曹将军霸。”（参阅朱东润主编：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中编第一册，中华书局1963年版，第176—177页）清人蘅塘退士编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“七言古诗”，收录杜甫此诗，标题为《丹青引》，题下注：“赠曹将军霸。”

③ 原注：“卫夫人，名铄，展之女，李矩妻，学书于钟繇。”

④ 原注：“王羲之学书于卫夫人。”

丹青不知老将至，富贵于我如浮云。
 开元之中常引见，承恩数上南熏殿。
 凌烟功臣少颜色，将军下笔开生面。
 良相头上进贤冠，猛将腰间大羽箭。
 褒公鄂公^①毛发动，英姿飒爽来酣战。
 先帝天马玉花骢，画工如山貌不同。
 是日牵来赤墀下，迥立闾阖生长风。
 诏谓将军拂绢素，意匠惨淡经营中。
 斯须九重真龙出，一洗万古凡马空。
 玉花却在御榻上，榻上庭前屹相向。^②
 至尊含笑催赐金，圉人太仆皆惆怅。
 弟子韩干^③早入室，亦能画马穷殊相。
 干惟画肉不画骨，忍使骅骝气凋丧。
 将军画善盖有神，必逢佳士亦写真。
 即今漂泊干戈际，屡貌寻常行路人。
 途穷反遭俗眼白，世上未有如公贫。
 但看古来盛名下，终日坎壈缠其身。

曹将军霸，新、旧《唐书》无传，杜诗可补正史之阙。据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九记载：“曹霸，魏曹髦之后。髦画称于后代。霸在

① 原注：“贞观十七年，诏阎立本画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。鄂国公尉迟敬德第七，褒国公段志玄第十。”

② 原注：“明皇好大马，西域大宛岁有献贡，命悉图其骏。”

③ 原注：“干，大梁人。初师曹霸，后入供奉。令师陈闳，对曰：陛下内厩马，乃臣师也。”

开元中已得名，天宝末，每诏写御马及功臣，官至左武卫将军。”^①

曹霸，这位魏武之子孙，虽文采风流犹存，但历经时代变迁，早已家道式微，沦落为寒庶清门。他努力向卫夫人、王羲之等前人学习，书法绘画俱佳，擅长丹青，不知老之将至，视富贵如浮云。开元年间，他曾由内臣带领，到兴庆宫内的南熏殿，奉唐玄宗之命，重画凌烟阁功臣像，别开生面，英姿飒爽。他还善于画马，尽显龙马精神。其弟子韩干虽然也能画马，但唯画肉不画骨，所画马神气凋丧。按：画肉、画骨、画神，本是人们对六朝画家张僧繇、陆探微、顾恺之绘画风格的不同评价，所谓“张得其肉、陆得其骨、顾得其神”，代表了其水平的高低。韩干的画，在杜甫看来，“干惟画肉不画骨，忍使骅骝气凋丧”，与其师相比，起码还差两个档次。曹霸之画，妙在有神，偶逢佳士，亦必写真。但他身处干戈漂泊之际，只能为寻常行路之人画像，卖艺谋生。日暮途穷，反遭世俗白眼。世上之人，未有比卖艺求生者更贫困的了。杜甫虽尊称他为“将军”，却不由得从心底里发出“盛名之下，坎壈缠身”的无限感慨。所谓一生坎壈，就是一生困顿而不得志的意思。

韩干的画虽然受到杜甫的批评，但他本人仍不失为一个出色的画家。据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九记载：“韩干，大梁人，王右丞维见其画，遂推奖之。官至太府寺丞，善写貌人物。尤工鞍马。初师曹霸，后自独擅。杜甫曹霸画马歌曰：‘弟子韩干早入室，亦能画

① 按：曹髦，字士彦，善丹青，为曹丕孙，东海定王曹霖子，正始五年（244）封高贵乡公，嘉平六年（254）司马师废曹芳，立髦为少帝，甘露五年（260）为司马昭杀，年二十。据《历代名画记》卷四记载：“幼好学，善书画。……曹髦之迹，独高魏代，谢赫等虽著画品，皆阙而不载。彦远今著此书，不必备见其踪迹，但自古善画者即载之。”有《祖二疏图》、《盗跖图》、《黄河流势》、《新丰放鸡犬图》传于代。又有《於陵子》、《黔娄夫妻图》。

马穷殊相，干惟画肉不画骨，忍使骅骝气凋丧。’彦远以杜甫岂知画者，徒以干马肥大，遂有画肉之诮。”韩干的画作，有“《龙朔功臣图》、《姚崇及安禄山图》、《玄宗试马图》、《宁王调马打球图》，并传于代”。但今天已难见到。

韩干的《牧马图》现存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，《照夜白图》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《光明日报》2014年5月13日第12版“美术评论”刊载王瑀《韩干与〈照夜白图〉》一文，比较了这两幅画，“发现二者之间也存在风格上的差异。《照夜白图》注重刻画骏马的内心世界，尤其是睁大的鱼目一样的眼睛，更是良驹的标志之一。尽管‘照夜白’的体形健硕，但显然不及《牧马图》中的同类那般圆润硕大。《照夜白图》体现的是马的健美和英姿飒爽，而《牧马图》体现的是马的丰满和温润驯良。当我们进一步比较同时期的墓室壁画和其他画马名作时，我们不难发现《牧马图》所描绘的马的形象是较为常见的，而《照夜白图》中那样的马却十分罕见”。可见马有不同的形态，画有不同的风格，人有不同的欣赏角度，都不可一概而论。

杜诗对韩干的评论，也仅仅是一家之言。杜甫是诗人，但不是画家。唐代“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”的名家是王维。在《光明日报》所载的这篇文章中，王瑀还讲了一个故事，说：“韩干年幼时，家境贫穷，在一个酒家打工，经常给王维送酒。一次，他去王维家中收取酒债，恰巧家中无人，韩干便趁着等候的时间在地上随意画了一幅人马图。王维回来后恰巧看到此画，十分惊奇，对韩干夸赞有加，立即给了他一些钱作为学画的资助并教他绘画十余年。尽管今天我们已经无从辨别这个故事的真假，但是从《照夜白图》所反映出的水墨技法来看，仿佛确实与王维代表的水墨画派有一定的联系。后来，韩干又跟从曹霸学习画马并得以在天宝（742—756）初年奉诏

入宫为玄宗描绘爱马。根据《丹青引》的记载，我们发现韩干的成长轨迹与曹霸的一生颇为相像。”文章接着又说：“韩干入宫时，宫中有一个叫陈闳的画家擅于画马。唐玄宗于是命令韩干照着陈氏的作品依样摹画却遭到韩干拒绝。玄宗觉得很奇怪，韩干说：‘我有我自己的老师。陛下现今养在御厩中的那些骏马，它们都是臣下作画的老师。’玄宗听了十分惊奇，专门让他到御厩中写生，描绘名马，这其中便包括‘照夜白’。韩干所提出的以马为师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对景写生的要求。他强调绘画要以客观对象为依据，不能因循旧迹、陈陈相因，是一种朴素的客观态度。这种绘画思想在当时的画坛已经流行，而比他略晚一些同样活跃于长安的苏州画家张璪更是提出了‘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’的主张，集这一时期画家创作观之大成。而张璪的水墨山水画正是继承了王维的衣钵，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到韩干与王维若隐若现的师承渊源。”

二、读《邺城引》及《铜雀台》诗

《三国志》卷一《魏书·武帝纪》注引《曹瞒传》曰：“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，好音乐，倡优在侧，常以日达夕。”甚至连他的夫人卞后，本也出身于“倡家”。^①这里所说的“倡家”，就是以表演歌舞为业的家庭。

曹操在魏都邺城筑铜雀台，对音乐与诗歌的发展有重大影响。铜雀台修筑完成后，曹操与其子曹丕、曹植，都喜欢为倡伎写歌词，以抒发其心志。他们曾经在铜雀台创作了不少歌词。《宋书·乐志》

^① 参见《三国志》卷五《魏书·后妃·武宣卞皇后传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56页。

中记载的《相和》歌词，大多出自他们的手笔，有的是借用古词，谱以新曲。在这些歌词中，也有直接描写倡伎的词句，如：“上有双尊酒，作使邯郸倡”；“齐倡发东舞，秦筝奏西音”；“阳阿奏奇舞，京洛出名讴”等。^①

《南齐书》卷三三《王僧虔传》曰：“今之《清商》，实由铜爵，三祖风流，遗音盈耳，京、洛相高，江左弥贵。”对曹操父子在邺城铜雀台的音乐活动做了高度评价。

魏都邺城的繁荣，一直保持到北齐。曹魏以后，后赵石虎、东魏高欢、北齐高洋都对邺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筑和扩建，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雄伟、繁荣的都城。曹操身后，邺都文风未散，直至北齐时仍然是文人荟萃之地，所谓“邺京之下，烟霏雾集”^②，都是曹氏父子所开创局面的继承与发展。直至北周大象三年（581），邺城才被杨坚所焚毁，变成废墟。

唐代诗人张说的《邺都引》（《全唐诗》卷八六），对邺城的这段历史做了回顾，诗云：

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，群雄睚眦相驰逐。

昼携壮士破坚阵，夜接词人赋华屋。

都邑缭绕西山阳，桑榆汗漫漳河曲。

城郭为虚人代改，但有西园明月在。

邺傍高冢多贵臣，娥眉曼睩共灰尘。

试上铜台歌舞处，唯有秋风愁杀人。

① 《宋书》卷二一《乐志三》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，第 606、614、620 页。

② 《北齐书》卷四五《文苑传序》，中华书局 1972 年版，第 604 页。

此诗开头六句，对魏武创业的武略文韬、昼夜操劳及营建邺都的功绩做了高度评价，可见唐代对曹操的评论基本上还是正面的。这首《邺都引》可以作为对前辈史家王仲荦先生引用杜甫《丹青引》评论曹操的一个补证。诗句结尾中的“铜台歌舞处”就是指铜雀台。

岑参的《登古邺城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一九九），诗云：

下马登邺城，城空复何见。
 东风吹野火，暮入飞云殿。
 城隅南对望陵台，漳水东流不复回。
 武帝官中人尽去，年年春色为谁来。

按照古制，皇帝去世，身前宫人无后嗣者，都要遣散。曹操虽未称帝，但铜雀妓亦在遣散之例。

曹操父子在铜雀台咏诗以抒发心志的文学传统，后来发展为魏晋诗人的咏史说事与抒情，并从六朝一直影响到唐代。

南朝梁代诗人何逊，写有《铜雀妓》一首^①，诗云：

秋风木叶落，萧瑟管弦清。
 望陵歌对酒，向帐舞空城。
 寂寂檐宇旷，飘飘帷幔轻。

① 在魏晋时期，娼妓一般都写作“倡伎”，并非专指卖淫的女性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倡，乐也，从人，昌声。”《广韵·纸韵》：“伎，倡也。”所以，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组成的词“倡伎”，是指以出卖声色为主兼及卖身的人。六朝时的“倡伎”，主要是指以歌舞为业的艺人。当时的歌舞杂技艺人，并称“倡优”；分而言之，则乐人为“倡”，伎人为“优”。“倡”字改用“女”旁的“娼”，在六朝时尚属罕见。而“伎”字，与“技”字通，是指“技艺”，又通“妓”，是指“妓女”，当时也主要是指歌舞女艺人。

曲终相顾起，日暮松柏声。^①

唐代诗人写了很多咏《铜雀台》及咏《铜雀妓》的诗。如：宋之问《铜雀台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五二）^②，诗云：

昔年分鼎地，今日望陵台。
一旦雄图尽，千秋遗令开。
绮罗君不见，歌舞妾空来。
恩共漳河水，东流无重回。

按：宋之问，一名少连。字延清，虢州弘农人。弱冠知名。初征，令与杨炯分直内教，俄授雒州参军，累转尚方监丞，预修《三教珠英》。后坐附张易之，左迁泷州参军。武三思用事，起为鸿胪丞。景龙中，再转考工员外郎。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，之问与薛稷、杜审言首膺其选，转越州长史。睿宗即位，徙钦州，寻赐死。

沈佺期与宋之问齐名。沈佺期，字云卿，相州内黄人。善属文，尤长七言之作。擢进士第。长安中，累迁通事舍人，预修《三教珠英》，转考功郎给事中。坐交张易之，流驩州。稍迁台州录事参军。神龙中，召见，拜起居郎，修文馆直学士，历中书舍人，太子少詹士。开元初卒。

建安后，讫江左，诗律屡变，至沈约、庾信，以音韵相婉附，属对精密，及佺期与宋之问，尤加靡丽。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，如

① 逯钦立辑校：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679页。

② 题下注：“一作沈佺期。”见《全唐诗》卷九六，诗句完全相同。

锦绣成文，学者宗之，号为沈宋。语曰：苏李居前，沈宋比肩。

正因为沈宋比肩，二人诗作，在流传过程中难以分辨。此诗无论作者是谁，均堪称佳作。通过对曹操这位文采风流人物及铜雀台的追思，揭示君臣关系就如“君”与“妾”的关系，“恩共漳河水，东流无重回”。

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注引《曹瞒传》记载：曹操“又有幸姬，常从昼寝，枕之卧，告之曰：‘须臾觉我。’姬见太祖卧安，未即寤，及自觉，棒杀之”。这就是曹操残酷的一面，可以为此诗做个注脚。

王无竞《铜雀台》（《全唐诗》卷六七），诗云：

北登铜雀上，西望青松郭。
穗帐空苍苍，陵田纷漠漠。
平生事已变，歌吹宛犹昨。
长袖拂玉尘，遗情结罗幕。
妾怨在朝露，君恩岂中薄。
高台奏曲终，曲终泪横落。

按：王无竞，字仲烈。东莱人。气豪纵，举下笔成章科。初授县尉，累迁殿中御史，预修《三教珠英》。神龙初，出为苏州司马，后坐交张易之等再贬岭南。王无竞的仕途经历，与沈、宋颇有相似之处。此诗也是借铜雀台歌伎的哀怨，来诉说自己心中的伤痛。

刘庭琦《铜雀台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一一〇），诗云：“铜台宫观委灰尘，魏主园林漳水滨。即今西望犹堪思，况复当时歌舞人。”按：刘庭琦为开元时人。

贾至《铜雀台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二三五），诗云：“日暮铜台静，西陵鸟雀归。抚弦心断绝，听管泪霏微。灵几临朝奠，空床卷夜衣。苍苍川上月，应照妾魂飞。”按：贾至，字幼邻，洛阳人。父贾曾，开元时为官。父子继美，帝常称之。肃宗擢为中书舍人。坐小法，贬岳州司马。此诗充满哀怨，或许作于贬官之时。

崔国辅《魏宫词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一一九），诗云：“朝日照红妆，拟上铜雀台。画眉犹未了，魏帝使人催。”按：崔国辅，吴郡人。开元中，应县令举，授许昌令。累迁集贤直学士，礼部员外郎。后坐事贬晋陵郡司马。

王勃《铜雀妓二首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五六），诗云：

金凤邻铜雀，漳河望邺城。
君王无处所，台榭若平生。
舞席纷何就，歌梁俨未倾。
西陵松檟冷，谁见绮罗情。

妾本深宫妓，层城闭九重。
君王欢爱尽，歌舞为谁容。
锦衾不复襞，罗衣谁再缝。
高台西北望，流涕向青松。

按：王勃，字子安，绛州龙门人，文中子通之孙。六岁善文辞，未冠，应举及第。授朝散郎，数献颂阙下。沛王闻其名，召署府修撰。是时诸王斗鸡，勃戏为文，檄英王鸡，高宗斥之。勃既废，客剑南。久之，补虢州参军。坐事，复除名。勃父福畴，坐勃故，左迁交趾